

# 爷爷的柳条篓父亲的锅圈

臧永刚

小时候，每次赶古现大集，总有那么一块地儿，摆着能工巧匠们的各种绝活儿，吸引着南来北往的老爷们儿、大闺女小媳妇儿流连忘返。爷爷的柳条篓偶尔也会在那儿露个脸。往往不等车子停稳，就会被你拉我拽，抢购一空。那场景，稀罕着呢。

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爷爷的条编手艺大显身手，成就了爷爷一生中难得的荣耀。那时，生产工具落后，有的是人拉肩扛、冒严寒挥锄头、大干快上的精神。曾流传的一句口号“干到腊月二十八，吃了饺子就上马”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

“农业学大寨”头一年，我们村被公社评为“学大寨模范村”。总结经验时，有个细节引起了公社领导的重视，村里做后勤劳动的铁匠小组、木匠小组、条编小组等功不可没。我爷爷恰是条编小组的组长。他们编制的筐子和篓子，保证了工地的运输和施工效率。爷爷成了典型，当起了师傅，被古现公社派出去传艺，教授编筐编篓技术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来瞧瞧我爷爷条编的宝贝家什吧，紫红光滑的荆条篓里装的：一把用油布包的乌黑锃亮的长柄镰刀、一把弹黄果剪刀、秤砣似的分条豁子、型号不一的锥子、一扎牛筋绳、一方磨刀石、一把木制折叠尺、一卷皮尺。一块折叠的篷布，遮住了篓子里的工具。枣木小马扎，始终搁在最显眼的篷布之上。

爷爷的条编手艺，除了编劳动生产用的粮囤子、抬筐、土筐、土篓等大件外，还编柳条篓、针线筐、箬篱、条篓盘子等家庭日常生活所需的小件。柳条篓就是爷爷的拿手活儿，方的、圆的、元宝式的，随你所想，管叫你称心如意。这花式条编的树条，非白柳条莫属。每当老客拿了柳条来，爷爷总要问上一句：“什么时间割的条子？”收割柳条有时节，早了晚了都不好。以立秋前后收割为佳，此时的柳条柔软坚韧，适合花式条编。这柳条篓娇贵着呢，唯有走亲访友时人们才舍得用，所盛的必是上等礼品。

有一件小事，使得爷爷的花式条编手艺名噪一时。那是一个正月初三，刚结婚不久的邻居大哥头一年走亲戚拜丈人，家里没有当意的家什装饽饽点心和酒。他厚着脸皮，到爷爷家借出门的篓子。爷爷将放在炕头箱子上的新柳条篓借给了他。据嫂子讲，他们挎着柳条篓往娘家走，路上有不少人对他们指指点点。起初，她以为是划自己，新娘穿着大红衣服，抢眼啊。她怪不好意思的，只管低头赶路。后来，有人上前打听柳条篓在哪儿买的，她才恍然大悟。在嫂子的娘家，更是热闹。一进门，亲戚就盯上了柳条篓，一个个眼馋得不行，纷纷打听柳条篓的来龙去脉。嫂子编话说，他们年前上秋时在河边割的柳条，找本村大爷编的，拿了两瓶老白干，打了个人情。经这么一说，亲戚跟她约好，让她帮忙找本村大爷编个像样的柳条篓。嫂子回来后，将前后发生的事儿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爷爷。爷爷叼着烟袋，听着，很是受用。

每当爷爷编筐编篓时，我喜欢在一旁看着。像变魔术一样，一捆捆的条子转眼变成了式样各异的筐啊篓啊。我情愿当个指使，递个条子、取个工具、跑个腿啥的。爷爷有个习惯，每

次编柳条篓时，先要泡一壶茶，放在一边凉着，再将柳条在篷布上一一摊开，根据粗细用途拣出来，分成几小堆，然后坐在枣木马扎上，掏出烟袋，装上烟末，捏一捏，将烟袋嘴放到口中，点着，吧嗒吧嗒抽起来，两只眼眯成了一条缝，咂摸着滋味呢。这个时候，倘若碰见，千万别说话，要不然，爷爷会发火的。一袋烟的工夫，爷爷收起了烟袋，两只手麻利地选着条子，在篷布上编将起来。忽而一根，忽而两根，左一下右一下，令人眼花缭乱。一会儿工夫，那些凌乱的白柳条有序地编织在一起，有了形状，越来越大，直到柳条篓的底子打好了。这时，爷爷喊一声“牛筋绳”，我赶紧将早已拿在手里的牛筋绳递上。爷爷将条子一股股绑了起来，方的像带篷的小船，圆的像鸟笼子。绑好了条子，总算松了一口气，爷爷把手里的活儿一放，拿起茶杯，一边喝着茶，一边端详着那四不像的活儿。也就三五分钟，爷爷茶杯一放，又编起来。编一节，松一松捆绑的条子。编一层，弄一弄，条子或加、或减、或剪……器物渐渐有了雏形。爷爷把牛筋绳撤掉，开始最后一道工序——收口。爷爷常说，这筐编篓首要打底，底子打不好，这筐啊篓啊不扎壮（方言：结实）；再就是收口，收口不好，这活儿也白瞎，难看死了。人不说嘛，编筐编篓，贵在收口。

柳条篓编好了。我提起篓子，绕着院子跑，卖弄着乖巧，这柳条篓也有我的一份功劳呢。

父亲也会条编手艺，是跟爷爷学的。爷爷在世的时候，父亲从来没有编过筐编过篓子，他会另一门手艺——草编。

父亲的草编地道得很，用的是仙草和葛蔓。每当秋后村里的山叫行时，父亲总会挑一块坡地叫下来，将割下来的柴草分门别类地归集起来。用自制的铁梳一把一把梳掉仙草叶子，放到草棚子里，以防被雨雪弄湿，破坏了草编的质量和美观。葛蔓是在山里割的，用得多了，就四处收购。干的葛蔓要在水里浸泡后才能使用，有粗有细，粗的要分成细条。这活儿，我和弟弟抢着干呢。

父亲扎的锅圈很受青睐。每次赶集，那些买锅圈的人围着父亲讨价还价，很快就卖个精光，也引起同行的嫉妒。有一次，我跟着父亲去蓬莱赶大柳行集，一个爷们儿见父亲的锅圈卖得好，影响了他的买卖。他身穿露着棉花的“半大”，走过来找事儿。父亲也不和他争吵，拿起一个锅圈说：“你看看，你的锅圈要是比我的好，我就走人。”说完，往空中一扔老高，落下来，弹了几弹，滚向远处，晃了晃倒地，没有丝毫破损变形。我跑过去，把锅圈捡了回来。那人看了看，没动地方，仍然嚷嚷着。

父亲一见这样不行，也不废话：“我呢，当过兵，不想和兄弟打架。这样吧，咱俩掰个手腕，如果我输了，我走

人，从此不再来。我赢了，你卖你的，我卖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，怎么样？”那人低头看了看父亲，答应了一声“好”。两人蹲下来，原地掰起了手腕。父亲赢了，那人耍赖：“这样掰，使不上劲儿。”父亲说：“那好，你找地儿，再来。”父亲把锅圈归集在一起，让我看着，和那人向外走去……我正担心着，父亲回来了，照旧卖着锅圈，我知道父亲又赢了。猫眼一瞧，那人低着头，摆弄着锅圈，再也沒来找茬。有了这一出，我曾问父亲为啥不在古现集上卖，不仅近，熟人还多。母亲说，你爸爸啊，到古现集上卖锅圈，就因为熟人多，不好意思要价，有的直接送了人，白忙活了。

锅圈一般是里外三圈，扎起来比较简单。用一个铁圈（自制的上口小下口大）、一把半圆形锥子、一根量好尺寸的木棍，就能扎起来。里圈是关键，一要结实，二要接口自然。赶集的时候，一个锅圈能卖个三毛五毛的。还有篷圈（qúlì n）（一种上下结构的锅圈），有叫笼帽的，有叫曲帘的。

篷圈一般是五层七层高，每一层都要扎草辫子。一层比一层小那么一丢丢，全凭感觉。扎篷圈，同时有两道工序，前头扎草辫子，后头缝合。最上面的一圈，要用葛蔓整个包裹起来。一个篷圈能卖三元到五元钱。只有日子过得宽裕的人家买得起篷圈。过年蒸饽饽，篷圈大都是这家那家借着用。篷圈扎得少，太费事，仙草要精壮。而且买得少，定制得多。每次赶集，父亲带个样品，有要要的，讲好规格价格，记下时间、姓名和村庄。扎好了，下次赶集时带过来，或者来家里取。

每当父亲扎锅圈时，我和姐姐弟弟总会嚷着要父亲讲故事。三个人偎在被窝里，探着头，趴在炕沿上，乖巧地听父亲讲故事。那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。我们是听着故事长大的，故事也给我们的成长带来莫大的启迪。

有一天晚上，父亲一边扎着锅圈，一边讲着故事，突然晕倒了。吓得我们姐弟三人一声声惊叫。母亲从外屋跑进来，掐着父亲的人中。好半天，他才苏醒过来。母亲将父亲搀扶到炕上躺下，说了一句，别扎了，没宿没夜的。又弄来一碗红糖水让父亲喝了，父亲才渐渐好转起来。

父亲扎锅圈，大多是在晚上八九点钟以后，经常熬到下半夜。白天，在村里领着社员干活。晚上回家，再扎个锅圈、编个篷圈，弄点柴米油盐的零花钱，养活一家五口人。那么重的体力活，饭食不济，怎么顶得住？一场惊吓过后，我突然长大了。

璜山书院一行，让我心中震撼至极。那屋中的老物件，冷不丁地一见，竟然叫不出名字。恰逢《老物件中说胶东》一书征文，不由得感慨万千。想起了爷爷的柳条篓、父亲的锅圈，睹物思人，物是人非，不觉潸然泪下……

注：本文选自那纪波主编的新书《老物件中说胶东》（黄海数字出版社），有删改。

往事如昨

## 刨老鸱爪和小白蒿

孙英山

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，我在村小学当教师。那时，学校除了上文化知识课外，还开展学工、学农和勤工俭学活动。勤工俭学活动涉及很多方面，“三夏”期间带领学生拾麦穗，“三秋”期间复收花生和地瓜，春秋两季组织学生上山撸刺槐叶和刨药材。

刨药材是勤工俭学活动的一个大项收入，主要解决学校教育经费不足，购买学生的课本、笔墨纸张等学习用品，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。我们村三面环山，山上不仅生长着楸树、松树、柏树、槐树、橡树、榆树等各种高大树木，还生长着一百多种名贵的药材。

那时，学校利用劳动课、课外活动和星期天时间，组织学生上山刨药材。学生一人一个小铲、一个篓子或是小网包，由班主任带领，一个年级去一个地方。上山之前，老师会采一些标本给学生讲解、辨识，学生上山照着刨。山区药材多，如透骨草、丹参、远志、防风、黄芩、桔梗、威灵仙、山竹子、七厘散、何首乌、山槐子、穿地龙、白头翁、益母草、金钱草、透骨草等，刨回来后统一分拣。有时还会捡回一些桑蛸、蛇皮、松伞、蝉蜕等。

春天，阳光和煦，草木萌发，此时刨的最早的药材是老鸱爪和小白蒿。这两种药材不仅是季节性的，开春即刨，过了季节不能入药，还是地域性的，有的地方不生长，少见，我们这儿居多。老鸱爪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根粗壮，呈纺锤状，花茎直立，高七八寸，叶有锯齿，背白，开黄花，形状像黑老鸱的爪子一样，故得名老鸱爪。其学名叫翻白草，顾名思义，贴地而长，正面绿反面白，向上向里窝着长。这种药材一般生长在山坡、山路两边的向阳之处，越踩踏生长越旺盛。老鸱爪味甘，微苦，能解毒、消肿、止痢、止血，可治疗细菌性痢疾、疟疾、肠炎、便血、痢肿等，外用治创伤、痢肿中毒等。其根含丰富的淀粉，在度荒的年月，人们曾将其刨回家，嫩的可食用，老的上磨推粉食用。

小白蒿学名茵陈，多卷曲成团状，地堰上有很多。春天在向阳处出土，枝条向上生长，茎高10厘米左右，茎叶茂密，被白色茸毛包裹，绵软如绒。小白蒿有清利湿热、利胆退黄的功效和作用。我国古代名医华佗曾用三月的茵陈制作茵陈蒿汤治疗黄疸病人，所以后世曾有“三月茵陈四月蒿，五月当柴烧”的说法，因此小白蒿不能错过了采药的最佳时间。小白蒿富含维生素C和维生素B，并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微量元素和多种氨基酸，具有很好的保健作用。在春天里，小白蒿和其它野菜一样，既可食用，又能起到很好的防病保健作用。不过，小白蒿的颜色、形状极其接近蒿子，刨的时候千万不能挖错了。

这两种药材刨回来后，首先要择干净，去除老叶杂质，根部留少许。在水泥地或者在大塑料布上翻动晾晒两个日头，干了以后轻轻装袋，防止揉碎，用车送到药材公司出售。你可别小看了这项刨药材的勤工俭学活动，一个春季下来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

日月如梭，光阴似箭。50年的时光一晃而过，想起当年春秋两季带领学生上山刨药材的情景，恍若就在昨天。

投稿邮箱：ytwbtyj@126.com

## 老物件中说胶东

本栏目由璜山书院特约刊登

地址：烟台市芝罘区毓西路121号  
电话：0535-6684726（浩洋老师）

